

HUNAN
WENSHI

36

1989/4

湖南文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陈永芳

目 录

(总第36辑)

党团斗争内幕

薛岳统治湖南时期的党团斗争内幕……………叶国素 (1)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首要之间的矛盾——三青团湖南支团
首要之间的矛盾——五花从门的竞选斗争

湖南省参议会CC派和三青团争夺见闻……………龚励初 (23)

正副议长的争夺战——安江纱厂“提成分红”的质询事
件——监察委员选举一幕——历届驻会议员人选的争夺

党团斗争在邵阳……………苏缙如 (28)

拚命拉伕 扩大队伍——甘为官匪 筹措竞选经费——
联亲朋好友 串帮会势力——发动名人推介或诡称中央
圈定 扩大宣传影响——持枪威胁 选民遭殃——层层
封官许愿 人人肉麻吹捧——挥金如土 大摆筵席

华容参议会选举中的党团之争……………潘志中 (37)

我所经历的祁阳党团摩擦……………罗 鑫 (41)

士绅争夺党团领导权——党团的争斗——党团的最后
合并

常德党团争权夺利的见闻……………文 杰 (54)

县党部书记长职务的争夺——争夺《常德民报》——选
举省参议员的争斗——争夺“国大”代表的丑剧

三 青 团 旧 事

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南支团始末……………王进三 (58)

三青团在湖南的早期活动——三青团在湖南发展时期的活动——三青团湖南支团正式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三青团在湖南恢复整顿时期的活动——党团统一委员会的组成

《中兴日报》亲历记……………甘复初 (72)

战火纷飞中创刊——改组前后——往何处去——迎接和平解放

三民主义青年团南岳夏令营亲历记……………杨采卿 (86)

“行宪国大”选举真相

我所知道的大庸选举“国大代表”经过……………宋跃远 (89)

李善后偏袒党方 县职员议论圈定——被推举胡泰振摆筵 邀将法李善后背约——论形势胡泰振弃权 谈“三联”李佑琦服众——彭正宇有恃无恐 熊世平树旗竞选——李善后操纵选举 符继麟调军威胁——“一里侯”怒打李善成 吴正凡鸣枪镇纠纷

王恢先在沅江当选“国大”代表的见闻……………谷和邦 (105)

我被签署提名当选“国大”代表的回忆……………王尚质 (108)

树旗竞选——选举“获胜”——力争出席“国大”——“国大”闹剧

衡阳市参议会选举纪实……………杨晓麓 (120)

选举前党团双方的活动概况——短兵相接的参议员选举——光怪陆离的正副议长选举

湘潭县立法委员选举内幕……………彭志坚 (129)

1948年“行宪国大”杂忆……………蔡杞材（133）

我参加“行宪国大”的一幕闹剧……………万 街（152）

参加竞选的动机——参加竞选——大闹“国大”会场

烽火忆往

湘北抗倭片断纪实……………刘冬松（157）

碧血染青山——追击日军十昼夜——转战湖区挫敌锋

湘籍国民党将领

湖南和平起义将领小传（一）……………（164）

程 潜	陈明仁	唐生智	仇硕夫	王诤曲
王 梦	文于一	申茂生	左宗濂	刘垌浩
汤季楠	孙常钧	朱明章	朱费隐	陈立谟
陈纯道	陈 吉	陈粹芳	李有莘	李拔夫
李 昊	李 谦	宋英仲	宋特夫	杨敏先
欧 冠	周士仪	张元祐	张际泰	张耀枢
姜和赢	郭雨林	唐日高	唐金元	唐鞠庵
袁戒趋	黄寿卿	程邦昌	程 杰	程 炯
彭籽国	舒培因	谢一中	谢慕庄	谢慕韩
蔡杞材	漆启予	熊彭年		

海外之窗

清末民初湖南的团练及其地方军事化

……………（美）爱德华·麦科德著 周秋光译（188）

晚清的团练活动——民国初年的团练活动——保卫团的
继续 团防组织和绅士权势——地方军事化的复兴

薛岳统治湖南时期的党团斗争内幕

叶国素*

1939年1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独揽大权，统治湖南达五年之久。本文仅就薛岳统治湖南时期的党团活动作一概要叙述。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首要之间的矛盾

1939年1月，薛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是李毓尧。李是CC派，但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而薛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想控制省党部。加以薛岳当时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兼三青团湖南支团部筹备处指导员，于是重团轻党，利用三青团打击省党部。薛岳极欲把李毓尧赶出省党部，以便取而代之，做“湖南王”。薛岳为控制民意机关——湖南省参议会，送给每位参议员几百块银元的旅费。CC派的参议员陈大榕、黎养曦、万骊等婉辞不受。三青团湖南支团部首脑周天贤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向薛岳告密说，CC派的省参议员诋毁主席，收买民意代表，侮辱湖南人的人格。又说李毓尧秘密召集CC派的省参议员商议，向“中央”检举薛岳贿赂民意代表。薛岳信以为真，对李毓尧大肆攻击，李只好辞职引退。

李毓尧下台后，薛岳继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

* 叶国素曾任三青团长沙区团部宣社科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训科长等职。

任委员。他将 CC 派委员陈大榕、委员兼书记长肖逢蔚免职。以廖维藩继任委员兼书记长。廖系衡山人，北京大学毕业，参加过丁维汾组织的“大同盟”。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参加过“左社”，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某部秘书。以后汪蒋合作，廖在中央政治大学当教授，加入了复兴社。廖与朱家骅有北大同学之谊，因此与朱家骅系也拉上关系，当李毓尧任主任委员时，廖也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之一。薛岳到湖南任职后，廖和省政府委员方学芬（薛岳的叔岳丈）时常接近，对薛推崇备至。而对李则多加诬陷。当薛岳每次出席扩大纪念周或其它大会时，总是以立正姿势站在主席台上，一站几个钟头不动。廖常对薛岳亲近的人说：“司令长官镇若泰山，他的相是鹤立鹭池格，贵不可言。”从此，薛对廖渐加重视。加以省党部委员贺楚强（军统特务）与廖有北大同学之谊，又系连襟关系，也成了廖进行活动的得力助手。薛岳逼走李毓尧自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后，实际上以廖维藩代拆代行。

省党部委员仇硕夫，黄埔系出身，复兴社成员，兼任三青团湖南支团部监事会常务监察。自以为资格老，想垄断一切，但三青团实权落在留日学生周天贤、刘业昭等人手中，仇颇不甘心。他借着叔父仇鳌（时任临时参政会参政员）的招牌，多方活动，企图在省党部取代廖维藩，因此廖对仇颇怀戒心。

陈介石系湖南“皮刀派”（乙派）骨干之一，时任湖南《国民日报》社社长，过去反对过张炯、李毓尧、彭国钧、王凤喈等“钻子派”，何键调出湖南后，陈加入复兴社。薛岳任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因陈能代表“皮刀派”一部分势力，薛任他为省党部委员。陈与廖虽是北大同学，因利害冲突，形同水火。省党部职员中，有少数人是廖的衡山小同乡和戚族，陈攻击廖说省党部是“衡山会馆，廖家祠堂。”廖陈二人各自培植

党羽，互相抵毁，如廖对叶国素说：“陈介石鹰鼻鹞眼，其行无声，正所谓鹰视狼步。此人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千万不要接近他。”陈对叶国素说：“廖华荪（廖的别号）库门紧闭（指对面不见鼻孔），一钱如命。表面上看，似乎气量大，其实口蜜腹剑，你要小心。”陈介石兼任湖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后，廖、陈之间的冲突才缓和下来。

省党部委员对李树森当时兼任三青团湖南支团部干事长和湖南省警务处长，李系黄埔一期毕业，是复兴社分子。他在省党部不过是一位挂名的委员，没有负实际责任。但省党部内有复兴社、CC派系的斗争，有党、团之间的激烈磨擦，李也自然成了这些派系斗争中的主角之一，李对廖也视同仇讎。祇以廖在薛岳面前红极一时，未便掀起大浪。

这时，谭延闿的同乡、老部下彭绍香回到湖南。彭因有谭延闿和陈诚的政治背景（陈系谭的女婿，彭系陈的老部下），当上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被指定为监察专责委员，又兼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后来，他与湖南CC派首要彭国钧、张炯、陈大榕等也很接近。约在1942年夏的省党部内的派系斗争中，因三青团首要周天贤在各方面挑拨离间，失宠于薛岳。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有几十个名额，是党、团分子和政客争夺的对象。每次省党部改组，他们就依附于各种政治背景，争夺这些职位。其中内幕笔者实难一一细述。

省党部除各委员职务是各派系誓死必争之外，还有一个拚命争夺的隶属部门，那就是省党部组训科。因为组训科主管的范围广，权力也较大，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组织、训练两个部及监察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现在都集中在这个科。如在组织方面，有审查入党申请书、制发和换发党证、登

记党籍、查对党证号码、注销党籍、登记死亡党员、征收党费、办理特种入党、建立新属党部、调整党团关系、秘密组织党团操纵民意机构等；在训练方面，有办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训调各级党务工作人员、掌管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党务组、编审训练教材、译发政治情报、解答下级党部党员质疑、选拔“优秀党员”等，由此可见组训科是省党部的重要部门。最后科长一职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留日学生训练班学生，毕业后，任三青团长沙区团部宣社科长。因利害关系，与三青团首要周天贤等人的冲突表面化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毓尧知道我在三青团难于立足，便邀请我去主管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训工作。我怕周天贤借刀杀人，便拒绝了。李毓尧下台后，三青团要在省党部的人事上分赃，廖不得不应付。周天贤、刘业昭、罗正亮等是湖南支部干事，与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平起平坐，当然都不会屈居廖维藩之下充当省党部的组训科长。在他们中又提不出资历相当的人，于是旧事重提，推荐我去担任这一职务，得到了薛岳的批准。

我担任组训科长后，廖维藩对我不放心，在组训科安置了两名中统特务王建中、汤渭良当总干事。组训科的实权掌握在王、汤二人手中，我不过是徒具科长之名而已。廖又借口组训科工作繁忙，报请中央组织部准予在省党部内成立人事室，派他的衡山同乡陈鹤（总务科长）的妹夫丁香芹为人事室主任，把各县、市党部书记长任免、奖惩之权划为人事室，把组织党团的工作划归社会科，又把有关监察性质的事项划给监察专员委员。廖还对我不放心，干脆把我介绍到耒阳“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当主任讲师。我因傀儡难做，只好去湖南省干训团教书去了。

薛岳为了进一步控制省党部，就得设法拉拢省党部的工作

人员，薛知道这些党务工作人员官瘾很重，就要廖维藩挑选一批委员和职员去“从政”。这时的省党部委员大多数已兼任其他“要职”，除两个年老的CC分子谢祖尧、肖隽，廖认为他们不敢捣乱，可以放心外，还有两个省党部委员——仇硕夫和肖训是可挑选的。廖维藩认为仇不好驾驭，趁机调虎离山。肖训是湖南改组派的骨干，他与CC派首要陈大榕是亲家，又与CC首要莫萱元（曾任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在重庆“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一同受过训，颇不甘寂寞，廖对他也具有戒心。于是廖就保荐仇、肖两委员当行政督察专员，另外他保荐社会科长陈漱源、第一视导队队长曾新民去当了“百里侯”。陈漱源虽曾参加过改组派，是国民党甲派骨干分子，为甲派首脑张炯、彭国钧、李毓尧等的得力助手，又是陈大榕的挚友。当社会科长后，常向廖维藩提意见，廖对他颇为头痛，借此机会把他推出了省党部，陈去后，社会科长一职由该科总干事骆启莲继任，骆守口如瓶，不爱活动，廖知道他不会捣乱，也就放心了。曾新民在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按规定还没有资格当县长，因为他是廖的得意门生，便被“破格”起用。

仇硕夫、肖训等人任行政专员后，省党部委员出缺，廖维藩正想安排他的党羽，不料周天贤趁此机会，大肆活动，使得中央组织部发表周天贤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

周天贤任省党部委员后，廖维藩行坐不安，无可奈何之际，王建中向他献计说：“外面传说周天贤没有入党，经我和党籍室的同志复查，确实没有发现周天贤的党籍证明，假使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省党部委员呢？这岂不是中央组织部的一大错误吗？非请中央收回成命不可！”廖听后立即发动他的亲信到各处查询，没有得到可靠的答复。王建中又继续献计说：“通知周天贤赶快填履历表来，以便宣誓就职后，报请中

央组织部备查，看周在表上的‘党证字号’项下如何填。”周天贤接到通知后，喜形于色，马上将履历表填好送到省党部。廖维藩一看，果然没有填党证号码，王建中更加得意地说：

“让我们以组织科名义打电话去问他。”周天贤接到电话后，含糊其辞，不但说不出党证字号，就连问他在什么地方入党的，也说记不清楚了。由此可以断定周天贤没有入党是肯定无疑的了。廖维藩抓住这个把柄后，大做文章。暗示省党部的CC分子，以“维护党章，保全党的生命”为理由，发动全体职员签名盖章，反对非党员周天贤当委员，报请主任委员转请中央组织部收回成命。同时发动湖南各县、市党部书记长也如此效法。组织部长朱家骅要维持自己的威信，那管什么党章不党章，对收回成命之请，置之不理。周天贤在此情况下，自然不敢到省党部宣誓就职，也不敢参加省党部委员会议。廖维藩处此相持不决时期，也不敢不按月向周天贤致送委员薪给。

约在1940年冬，司法院长居正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率领一批秘书、专员到耒阳视察。居正是朝阳学院的董事长，随来的专员中有两个（忘其姓名）是朝阳学院毕业的，周天贤以朝阳同学关系，大请其客，并向居正诉说苦衷，同时搜集廖维藩的种种罪状，向居正控告。那两个朝阳学院毕业的专员，吃了周天贤的酒席，收了周天贤的礼物，听了周天贤的一面之词，对湖南省党部印象极坏，更为朝阳学院校友不能就省党部委员职大抱不平，恨不得一下把湖南各级党部彻底改组，为周天贤出气。因此，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视察党务，都以钦差大臣自居，对党务工作人员，动辄严词斥责。在检查湖南省党部经费开支时，故意刁难，逼得廖维藩手忙脚乱，廖召集亲信密商对策，决定改变斗争目标，把斗争矛头暂行集中到此次来湘视察党务的专员身上。于是一面向薛岳报告，大意谓自主任委员领导湖南党务以来，成绩卓著，不料此次中央所派随居院长来

湘视察专员，轻信谗言，多方挑剔。一面通知耒阳、衡山、湘潭、长沙等县、市党部书记长作好准备。长沙县党部书记长章玉冰接到通知后，马上到薛岳的岳叔——湖南省政府委员方学芬那里会商，事先做好准备工作。那两个视察专员到达长沙县党部，果然神气十足，出言不逊。县党部书记长章玉冰稍与周旋，即打电话向方学芬请示，方马上回答说：“薛长官要你安心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一切有长官负责。”章玉冰奉了“圣旨”也就不怕了。第二天，那两个视察专员又到了长沙县党部，三言两语不对头，就破口大骂。章玉冰先天受了这两个专员的气，今又受辱，怒火骤升，也就拍桌大骂：“你们两个家伙是哪里来的！前线艰苦抗战，你们竟然到我这里扰乱治安，简直是汉奸举动。警察，把这两个家伙押起来，送治安机关究办！”章玉冰的吆喝马上跑去，拉的拉，推的推，把两位视察专员推出了。两专员受辱后，求见薛岳，守卫不许他俩进去；打电话呼援，电话不通。已知事情不妙，垂头丧气地溜回来阳，向居正哭诉去了。居正是个没有实权的中央大员，那里敢和薛岳硬拚，只好忍气吞声，反将两个专员批评一顿。过了一个时期，重庆召开临时参政员会议，廖维藩的得力助手贺楚强兼任参政员，自然前往出席。行前薛岳已内定贺楚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贺准备赴重庆开会回湘后，即走马上任。不料在开临时参政会时，有几个湘籍参政员提出议案，说薛岳压低湖南谷米、纱布等日用民生必需品价格，运往广东变卖谋利，拟请行政院查明处理。曾在“留日学生训练班”结业后正在三青团中央团部组训处工作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如获至宝，用十万火急密电告知周天贤，并说经一再调查，贺楚强因被湘籍参政员包围，无可奈何，也确实在那个攻击薛岳的提案上签名盖章了。周天贤接到这个电报，马上向薛岳告密。并说贺楚强在攻击薛岳的提案上签了名，薛岳满不在

乎。原来，薛岳自以为对廖、贺不薄，廖、贺也一再表示感恩图报，决不相信廖、贺拆他的台。谁知蒋介石看到湘籍参政员攻击薛岳的提案后，碍难处理。薛岳此时正在宣传湘北会战的胜利，不好追究薛岳，但对参政员提案如置之不理，又恐参政员非难，只好把那个原提案发交薛岳亲自处理。薛岳一看提案，上面果然有贺楚强的签名盖章，大骂廖、贺阳奉阴违。于是电请中央组织部免去了廖维藩、贺楚强等在省党部的本兼各职，廖的省政府委员职务，如不是方学芬从中斡旋也难保住。薛从此不但对廖、贺不信任，就是省党部的其他 CC 分子也为薛所不容，如 CC 分子不起什么作用的省党部委员谢祖尧、肖隽等也相继被免职。

廖维藩免职后，朱家骅随即发表林式增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罗季则、魏业坤等为委员。此时，周天贤与这批新贵同时宣誓就职。林式增、周天贤进入省党部后，为了争权，开场就势不两立，互相攻击。周骂林参加过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叛徒。林骂周是国民党的私生子，根本没有取得国民党党员资格。林随薛岳下台后，林、周之间的矛盾才缓和下来。

林式增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后，有以下几个困难：一、林既和薛无密切关系，来湘新任“要职”，事先未得到薛的同意，活动起来处处见肘。二、林式增过去既没有在湖南搞过党务，因此，没有一个党棍班子。带来的丁鸣九，也没有在湖南搞过党务，除帮上司办理公牍外，起不了别的作用。三、三青团湖南支团对林处处施加压力，逼林将省党部原有职员免职。两个同来的委员，不但不能起助手作用，而且还要惹出一些麻烦。林在此种复杂情况下，暂抱等着瞧的态度。

省党部的 CC 分子王建中、陈讼平、沈祖儒、陈鹤等趁此

时机，密商决定：一、发动组织科的工作人员请事假、病假或消极怠工，使组织科瘫痪起来；二、发动其余科室人员伪装积极，争取博得林的信任；三、每早汇报时，大家互相表扬一番，然后，一齐指责组织科长叶国素。

林式增上台后不久，即将省党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免职，从而引起各派系的争夺。宣传科长由三青团首要秦绥章（周天贤的朝阳学院同学）夺得，总务科长由与三青团首脑李树森有关系的郭某（北京警官学校毕业）担任，秘书由林式增派他的老同事丁鸣九继任。其余职位都由各派系经过激烈斗争分脏了。林式增的“班子”可谓已告组成，此时省党部又奉命增强书记长办公室、组训处、宣传处、总务处及监察处等机构，各处处长规定由委员兼任，处以下设秘书、主任或科长。薛岳为把湖南国民党的组训实权抓在手中，乃保荐其广东同乡温仲琦（李扬敬的老部下，曾任民政厅主任秘书，与朱家骅有师生关系）为省党部委员兼组训处长。同时为了讨得朱家骅的欢心，薛又保荐朱家骅的族弟朱毓麟为委员兼监察处长。具有双重资格的“皮刀派”兼复兴社分子何源渤夺得了该处秘书职务，陈大榕的亲信唐清和及CC首脑张炯的亲信吴学尧二人夺得了该处的科长职务。唐、吴二人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了朱毓麟的主要骨干。

宣传处长原由委员魏业坤兼任，魏被免职后，朱家骅派李文汶继任。宣传处下设宣传、编审两科，两个科长职务由与三青团有关的人秦绥章及广东中山大学来的邹仲刚担任。

书记长、办公室处长及总务处长都由林式增兼任，两处的主要骨干丁鸣九（秘书）、王超群（人事室主任，广东中山大学毕业）、郭某（总务科长）及其他总干事、干事等，不是林式增的老部下，就是林式增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组训处下设组织、训练、党团指导三科，以郭嘉祥、叶国素、骆启莲分任科长。

后来，林式增既恨郭嘉祥不懂业务，报请薛岳将郭免职，调我任组织科长，空缺由李汶推荐其本家李鸣非继任，郭则趁机回广东去了。李鸣非原系教书匠，很难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不久仍去从事粉笔生涯去了。

我任组织科长后，不久被派到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主任讲师，主持党务组训练工作。因为训练团主任是薛岳兼任，团里的重要干部如代教育长郑天健、训导处长谢又生等都是薛岳的心腹、广东同乡。为了作出点“成绩”给薛岳看看，首先得把训练团党务组搞得象样一点，于是，林对我说：“党务组的训练工作，非偏劳你不可。”我在党团夹攻、排挤之际，得到林式增的支持，怎不感恩图报呢？于是在干训团特别卖力。每次党务组学员结业时，在各项比赛中成绩均胜过三青团主办的青年组。事为薛岳所闻，想破格录用我，因周天贤等人反对而未果。

三青团湖南支团首要之间的矛盾

三青团成立后，三青团分子刘业昭、周天贤、罗正亮等回到湖南筹办了三青团直属长沙区团部。

三青团长沙区团部筹备处主任刘业昭，是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后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国民党，再入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深得康泽的器重。他被派回长沙筹办三青团，每日酒席不断，奔走权贵之门，人事方面交周天贤全权处理。因大讲排场，不久便亏欠公款甚巨。他们以“伤兵之友社”的名义，向社会募得不少慰劳伤兵的款项，也挥霍一空。周天贤与之合谋，说搞政治活动，非得有经济基础不可。贪污后，刘、周因分脏不均，矛盾重重，三民主义青年团

直属长沙区团部筹备处主任（长沙区团正式成立后，“主任”改称“团长”）名义上是刘业昭，实际上是周天贤。刘在湖南党团合并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解放前，他跑到台湾任某部“总务司长”。

周天贤出身于临澧一个大地主家庭，北京朝阳学院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入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他在东京结识了魏迪生、雷梦炎、宁一先、宁三思等，刚入“训练班”就和这批CC分子进行串联拉拢，秘密监视进步同学，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结业后，分发在汉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筹备处书记长办公处见习。其时，朱家骅代理陈诚的三青团书记长职务，刘咏尧任人事室主任。他听到珞珈山中央训练团举办青干班，就函电邀请他的朝阳学院好友贺燧初、张鑫、王焯等前往参加，并为他们转请三青团中央团部代理组训处长康泽作保证人。这些人结业后，大都分发到常德、澧县、汉寿、零陵等县任三青团直属分团或分团筹备主任。不久，他又在湖南三青团留日系中秘密成立了一个核心组织，以朝阳系的贺燧初、张鑫、唐圃、曹仲明、王焯等核心，再联系郑翼承、黄明裕、李光栗、蒋俊、汪佐美、于启予、张牧（以上几人均是周天贤的临澧小同乡）、田俊杰、卢礼波、金声、刘明以及由周天贤的心腹王素波以青年招待所名义招收的一些流亡学生，以王作民、程抱南、彭迅之、陈步科等为主要骨干。这些流亡学生中有些初中还未毕业，周天贤为把他们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干将，要他们分别填上大学学历，破格保荐充当“区团”或“分团”主要负责人。几年之后，有些成了“支团”干事或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

周天贤在三青团内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小组织，就设法大刮民财，他除利用三青团的大宗经费和青年印务馆的巨额收入外，还用下面的一些办法来筹措经费：

1、绝大多数三青团县、市主要负责人必须向周送礼，或在所谓经费节余项下，秘密向周提供活动费。

2、由周用三青团名义介绍去当县长、田粮处长、税务局长、警察所长的，除向周送礼外，都必须按期向周提供活动费。

3、用三青团名义或“伤兵之友社”名义向外募捐，名义上慰劳伤兵，实际不少入了周的私囊。

4、周天贤手下的主要骨干，如贺燧初、郑翼承等，不是湖坑大王，就是大地主。周搞政治活动的经费，多由他们提供。

5、周实际掌握湖南三青团权利后，湖南的一些官显要客向周“进贡”。如曾任安江纺纱厂厂长、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唐伯球，曾任湖南省银行行长的王伯澄，曾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和湖南救济署署长的余籍传，由三青团支持出任省参议员的王洪波，曾任省参议会驻会委员、省田粮处处长的蒋固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或金钱或“救济物资”向周提供资助。就是赵恒惕在王东原统治湖南时期，由三青团全力支持他当省参会议长后，也向周有所表示。

6、部下收刮民财，周坐地分脏。出了事，周就设法解围。如军校特训班毕业的张牧是周天贤的小同乡，曾由周保荐当上湘西某县“分团”筹备主任、县党部书记长，是一贪污能手，后周介绍张任长沙县田粮处处长，贪污粮谷20多万担，解放前夕事发，张被软禁在长沙县政府，周马上从广州赶回长沙，运动各有关方面将张牧释放，先后逃往九龙分脏去了。

7、利用官僚资本机构，操纵湖南经济，从中得利。如当时设在湖南的“三湘公司”，就是一个显著例子，祇以笔者系局外人，其中黑幕详情，不得而知。

8、将占用的三青团公产据为己有。如占有丽文中学校址，